

即墨縣志



即墨县志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重印

即墨之由来久矣。二千三百年前，即墨大夫刚正不阿，励精图治，使地方“田野辟，人民给”，被齐威王加封“万家”。由此，即墨之名始闻彰天下，昭诸史籍。嗣后，逝川滔滔，鱼龙百变而山河如故，隶属频更而名称不易。其水泱泱，东临黄海，烟波浩渺，久擅鱼盐之利。其山巍巍，南屏嶗山，奇峰丽岫，形胜为东方之冠。其岛磊磊，星罗棋布：田横故事，激慷慨悲歌之情；海景史韵，动游人骚客之思；更有耐冬名花，盛开如火，灼灼于白雪碧海之间，蔚为奇观。其土腴腴，西部平畴无际，河川环绕交流，农有五谷丰登之望。近代，青岛崛起于南，即墨假之项背，遂有“青岛后院”之称；烟台勃兴于北，县城扼其通衢，则成“胶东咽喉”之势。然则，地利不如人和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即墨之兴、之富，可望乎！可及哉！

当今，时代形势如万马奔腾，全国各地若千舟竞发。新信息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；软科学，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方志，乃地方之百科全书，有资政、教育、存史之功用，今天对于两个文明建设仍具有特殊作用。故曰，修志近则益于当代，远则惠及子孙。即墨历史上凡七修县志，成书者四。明代万历时，县令许铤督修了第一部即墨县志，清朝康熙、乾隆、同治年间相继续修，各有卷本问世。诸本中，是本可谓积薪后来者也，其内容之丰富，体例之完备均逾前者。一则此本迄今已逾一百多年，原刊尚存者寥寥，忧其久而淹没，失存史之用。一则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批判其糟

粕，汲取其精华，有利于我们了解即墨之过去，珍惜即墨之今日，开发即墨之未来。故将此本略加点校，重新付印，以资借鉴。

自古盛世修志。今日重印同治版《即墨县志》，欣逢即墨进入了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，不仅有条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，再印旧时县志，而且正在加紧进行第八次纂修县志。在中共即墨县委和即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有社会各方面的热情支持，必将有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传世。修志盛举，千秋大业，志在四化，功垂万世，愿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各界人士共同为之努力！是为序。

史景衡：晋之烟悲，谢谢燕，事姑田；亦对星，磊磊其。原
 籍鲁白干以以，火成开强，即墨县志编纂委员会人韵海，隋
 育水，流交益在川河，溯天翻平昭西，利一九八六年十二月，同文
 品青”育滋，皆更之册墨明，南于球融品青，升改。璧之登丰谷正
 之“翔即衣翅”知顺，灏画其毓毓县，北干兴皓台欧；赫之“制司
 ，味入甄甄，来以会全中三固一十幽党，味入或不味里，慨然。裴

！錯処可！平堅可，富之，興之墨明。興則爽百
息前謙。武竟快于菩此各因全，觀養臣瓦破變派升如，令出

賦凡，志式。“天華樂樹凡樹干”，學降輝；“來風春齊一吸恩”
 賦即文个兩干恆天令，用此之史符，育尊，題資育，件全降百之式
 明。恆干又惠賦茲，升此干益賦茲志謝，曰姑。用卦和卦育具得對
 策丁謝晉璽有令县，知此凡升即。四答件如，志县謝才凡土史凡墨
 同本卷育谷，謝茲樂琳同平谷同，劉諱，熙東賻膏，志县墨明暗一
 番宗之國村，富丰之容內其，由答來司藩縣斷同本县，中本斷。也
 入其計，寥寥答符尚肝恩，平途百一銀口今茲本池賦一。答前賦此
 辭其賦此，点賦此又主謝謝史凡用印矣賦一。用之史符夫，茲斷而

点 校 说 明

同治版《即墨县志》的点校重印工作是由即墨县县志办公室和即墨县博物馆合力完成的。

点校时，以清同治十二年刻印本为底本，并参照其他版本。除对原本中明显漏、错、别字进行补正外，其它方面均未妄加删改。由于受印刷条件的限制，将原书中部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。为便于读者携带和阅读，将原八本合订为一册，改竖排为横排。

由于点校人员学疏才浅，加之时间仓促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冀望读者指正。

参加点校的工作人员：标点者邵立教、韩乃桂、孙道悟、高汭大、吴剑秋。校对者江志礼、姜惠居、鄢季文、黄蓼洲。总校核孙道悟、高汭大。封面设计高汭大，江志礼。

印刷单位：即墨县第二十四中学印刷厂。

1986年12月

林資精內

续修即墨县志序

昔人谓：修史难，修邑志尤难。盖言始创者也。正体裁，严去取，实事求是，成一家言。又事系一邑，非有乡之贤士大夫抱残守阙，徵文考献，无以信今传后。洵乎其难矣！若因而续焉，则异是。墨邑滨东海，自齐封即墨大夫，始见书传。嗣是，田单破燕，田横入海，王吉、王骏之高风，童恢、薛宣之政绩；加以幅员之广，文物之盛，生植之饶，土风之厚，仙灵之胜境，山海之奇观，史册所载，蔚然美备。顾自唐宋以来，书阙有间，故家遗俗，人往风微，凡诸纪载，仅存什一於千百，而又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。於是，欲汇为成书，夫岂易易者？墨之有志，自前明万历中，武清许公铤始，而继之者，则国朝乾隆间，大兴尤公淑孝也。许修志时，当号疲邑，无所徵信，而博采群籍，手创义例。洎尤志，则益以百四十余年掌故。又得邑前辈蓝重谷、杨玠诸家稿本，正讹辨错，删繁就简，於疆輿沿革、封建源流，以及山川、古迹、选举、人物、赋役、艺文，无不精赅简括，视许志加详。是二公先后已力任其难矣！阅今又百三十年未尝从事於斯。戊辰之春，余观政此邦，值兵燹甫靖，诸务未遑，读旧志，铅槧漫漶，慨然有志而未之暇也。明年，周明经翕鏞以所辑邑志正误见示，徵引博赡，喜其先得我心。因属明经暨黄孝廉念昀与邑师生留心掌故者议，分任其事，广为采辑，而余总其成，体例仍旧，而不嫌沿袭；门目不改，而略有损增。於前志之阙者补之，误者正之，漏者增之，复者删之，格於例而未入者考而载之，得诸闻而异辞者辨而存之，遗文、轶事、懿行、嘉言必徵之实，不敢遗，亦不敢滥也。里閭编氓、穷檐妇

孺，有一言一行可歌可泣，虽微必录，则与人为善之意也。於苦节幽贞，倍加谨焉，匪特表微阐幽，亦使人慨想芳烈，以励薄俗，厚颓风也。至于缙绅右族，必以歿后三十年之例，协乡评，抑幸滥，责备贤者，义如是尔。既脱稿而读之，百三十年来，废坠之业，散轶之典，纲举目张，纤悉咸萃，无不踌躇满志焉。而咸以为难。余曰：是役也，以旧志为先导，则前事可师；得同志以集成，则众擎易举。且因而非创，续而非修，夫何难哉？然而有难焉者，固在彼，而不在乎此也。土宜，旧称饶沃，今之凋敝，何如也？则兴复难；文物，昔号蕃昌，今之衰歇，何如也？则振作难；户口不增，民气未复也，则休养生息难；争讼繁多，民德未兴也，则渐摩教训难。他如：海口御外侮旧制久弛，何以思患预防？山民鲜盖藏，荒歉转徙，何以招徕安集？此又难之又难者也。所赖者，民朴而鲁，俗强而直，缙绅尚礼节，士林重行谊。萑苻不作，而桴鼓无惊；征税有常，而输将恐后。此则其所以易，亦宰斯邑者所厚幸者也。后之有斯民之责与都人士志切桑梓者，毋狃于其易，而勉为所难。鼓舞其人文，敦厚其风俗。吏治日隆，上继童薛之轨。人才蔚起，接武二王之风。蒸蒸焉日新月盛，为志乘之光焉。岂不懿欤？而余区区续志，集诸贤之力，以存故事于简。毕难云乎哉？顾承乏五稔，於前所谓难者，无尺寸之效；今且去此，心滋愧矣！然则谓之畏难苟安焉，可；谓之知难而退也，亦可。是为序。

同治十一年，岁次壬申嘉平之朔。

赐进士出身，诰授朝议大夫，知府衔，即补同知直隶州，升任东平州知州知即墨县事，扬州林溥序。

旧序

史有美刺，志惟表彰，二者不同。古何以谓志与史相为表里？盖史具百世之劝惩，志为一方之考据。故邑之有志，如国之有史。举凡政教、人文、忠孝、节烈之事，发微阐幽，信今传后，固足以垂诸永久。而要不能不藉后之人随时较订者，诚以沿革废兴，沧桑更换，赋役、土田之增损，学校、选举之盛衰，且稂莠微应，易致讹传，潜德幽光，常虞湮没。故有一代之典章人物，即有一代之建制修明。非若国史之成，可一劳而永逸者也。即墨古称盛地，胜迹名流，传诸史册，宜乎邑志，牘陈灿列，乃自前明万历。至今百七十余年，未有议修之者。余来守东莱，检阅及之，模糊漫灭，亥豕难分。嗟乎！夫岂谓志为无足重轻乎？抑将有所待以成之也？尤君，北平名士，宰是邑者有年，抚字之余，留心修举。於凡国计民生之要，如城垣、学舍、道路、津梁，莫不次第整葺。殆所谓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者。其于邑志，平日所以搜罗采访者具矣！於是设局致士，参核较订，阅数月告成，而请序於余。余既喜尤君之成是志也，益信志之有所待以成也。爰述其梗概，而为之序。

乾隆二十八年嘉平月，知莱州府事吴趋汪圻撰。

邑何以有志？志者，志也。《禹贡》志山川、土物；《周礼》职方氏，掌邦国图籍，以周知其利害，是也。志者，史也。班固作十二志，而附于史；陈寿撰三国，而名以志。是也。然则邑之有志，岂徒夸山川之奇与物产之盛乎？备掌故，存文献，於是乎取；明王事，扬风教，於是乎托；贞淫奢俭，古今风会之代迁，宽猛刚

柔，良有司抚驭之异宜，於是乎考。以此数者，故修明不容坠焉。余以甲戌九月，承乏兹邑，下车之始，周览疆域，土不旷而民不游，可以为善国矣！乃索其志乘，则断简残编，莫辨鲁鱼。盖纂於武清许公，成於万历戊寅，在前明已六十余年阙续。我朝重熙累洽，文治覃敷。康熙二十八年，业有明诏令海内各修志乘，以大一统之模。顾兹山海杰壤，独无所藉手以对休命，其谓何？因不揣固陋，急欲谋之绅士振兴斯举，以历年之钱谷未完，城郭之残缺未葺，志焉未逮。癸未春，邑人向余曰：“公之莅斯土也十年矣，时和而岁丰，政成而事集。独邑志多年未续，久廑公怀，此其时也。敢以为请。”余曰：“唯唯！”继出邑人所辑志稿数册，曰：“取材证实，尽於斯编。所谓千狐之白，集而为裘者也。”余曰：“唯唯！”遂於其秋，延致高阳雪崖李公，及邑中博综能文者四五人，开局纂修。凡四阅月而告竣。展卷读之，质而文，灿而理，幅员百里，上下千年，如指诸掌；而且导扬托讽寓於无穷，盖得史氏之遗风。与夫绵亘起伏者，劳盛也。何以使山之利归民，而无槎蘖之伤乎？汪洋浩瀚者，东海也。何以使海之利归民，而无斥卤之叹乎？人有臧否，事有得失，赋役、户口、城卫，有盛衰坚瑕，何以尊美屏恶、兴废举坠，而使海隅下邑屹然睹大国风乎？余不敏，愧无以造福兹邑，庶几后之作牧者，有所考镜往迹，式焕新猷，以勿坠三大夫、童府君之烈也，则此志为有赖也夫。

乾隆二十八年，岁次癸未仲冬，孝廉方正六品顶带、知即墨县事，北平尤淑孝撰。

许志序论凡例

莱七邑，即墨其一也。在胶水之东，劳山沧海之间。盖东方胜游之地，多禅室仙窟。其地利鱼盐。王、郑政绩、经学，载在史传。以故士富文藻，矜功名，其渊源盖有所自。墨古名邑，信哉！隶莱，足为莱重。乃今谈理者，往往难之。令其土，席未暖，且议而去。遂号为疲邑，较昔迥不侔矣！岁丁丑，河阳高公来守莱，一新百度，尤注意於墨，思起其疲，复昔日之盛，非得人不可。是岁冬，余以郡倅来视其篆，且奉河阳公之命，求其疲之故而起之。始至，顾瞻山海，引领城郭，曰：“壮哉邑！此何以疲？无乃宦其土者之过与！”升其令之堂，阅其版籍，视其课治，积逋悬欠累累然；抵学宫，门庑堂斋大颓，师生展礼诵说至无其所已。欲取其志谛观之，诸生曰：“墨未有成志。”余喟然曰：“民困而敛日急；学颓而士不率；邑乘不存，文献无考。墨信疲邑。”於是振刷其政，请於抚巡、藩臬，谋葺其学宫，以志属诸邑博杜子。逾岁，为万历戊寅，武清许君，以调繁来令是邑。秀姿清标，天成玉立。河阳公谓：起墨之疲必得人而后可，许君盖其人也！余授篆归莱不数月，政报有节，民乐输赋，日登，学宫鼎建，志亦脱稿来矣！时，抚台汝南赵公，携两道，福清魏公、古卫蔡公，问俗道劳山，题石其上，山川若增而丽。徙者归，游者农，贸易者通，欲复古之饶，可计日待也。学宫葺，诸生争先淬励，王、郑政绩、经学，芳躅可继。墨古名邑，亦可为今之名邑也。隶莱足为莱重，疲于邑何有？河阳公谓：起墨之疲必得人而后可。信哉！信哉！披其志，外极其规模之大，内悉其条理之密。其中，如山海之奇，沿革之异，政治

之得失，俗化之美恶，人物之臧否，杂物、撰德、断简、遗文，罔无备载。且间为论列，有感今思古、补弊救偏之意。是志也，可以观矣！盖杜子辑之，而许君成之也。先是，余同寅延庆贾公、内黄李公，有事即墨厘弊考成，均有劳焉于墨疲之起，而墨志之成也，其功良不可诬。因并志诸首简。

万历七年秋七月，同知莱州府事，三河罗潮书。

环海皆郡县也。土有丰瘠，俗有浇朴，盖什百其状矣。即墨盛于昔，史传有之。今青齐疲邑，即墨称首焉。人之言曰：墨之疲二，惟穷与顽。仕者披图，每视为信然。余初授晋长子，剧邑也！再授卫之莘，冲邑也！三授今即墨，又众所谓疲邑也！余惧焉。疲而穷犹可为也，疲而顽难乎理矣！既抵其郊，耕居土之十五，鲜林木，罕庐舍，蒿莱极目，观之凄阻。疲而穷信矣！入其邑，荐绅先生以及青衿之士，下至齐民，有等有容，相接之仪都甚。居无何，召其民旅至，有徵发，如机而应；与之约，百不一爽。晋卫之民，不是过也。顽何有哉？盖至穷莫如即墨，至朴亦莫如即墨，疲於穷而不疲於顽，人言可尽信乎？其地三面濒海，右伏马鞍，北至灵峰，二劳拱其南，天柱维其东，形胜为东方冠。以故桓侯大其封，安平致其胜，郑以经达，燕王以政显，流金镌石，炳炳未泯。史称即墨之饶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以今山川徵之，殆非虚语也。第僻处海隅，不通贸易，其民长於任质，短於谋生。令数易於上，法屡变於下，以弊易弊，日亏日损，民之穷而地之荒，有由然哉。然山海之区，天地敦固之气，发泄未尽。民多质实少伪，有至长老不见绮丽，俗尚简陋，葛巾韦屨，齐以东之民见而笑之，其曰野；不知论治

者，固犹深为世道幸也。取质实少伪之民，而定其令，与之休息，穷可丰而俗可隆，墨之理固易易矣！余无他能，第先取其令之不便於民，扰其业而匿其财者，悉删而去之。徙者归，居者劝，耕其土者十且八九。已，奉檄取其赋役之籍而定之，如其数不减其额，而损之益之，与民宜之。浹岁，赋充役足，公上有供，而私亦无告病者。又赖上之人，为之破其禁令，通其贸易。墨之饶且盛，虽不能追古昔，其穷可日丰，而俗可日隆，益信墨之易理也。人言疲而顽，可尽信乎？夫墨地形甲於东方，土显经政，民多质实，盖佳邑也。顾邑以疲名，而民以顽称，墨之受诬非一日矣！余不能起墨而俾就於理，可诬墨而不易其名耶？海内郡县，丰瘠殊土，浇朴异俗，而天理之在民心者，未尝亡也。有司者不惜民之穷而求其丰，先逆民以顽而使之信，不可得已。盖不惜民之穷，则乐土为墟；先逆民以顽，则淳民亦狡。何也？上之所导者然也。即墨之疲，在上而不在下也明矣。嗟乎！独一即墨为然哉？墨旧无志，问俗者靡徵於文献，故信朴为顽；官兹土者，懵懵然莫克奉以周旋，间有寝兴为民计，仅据己臆，罔攸宜民。於是苦易为难无怪也。先是郡贰守罗公来视邑篆，属邑博杜君编辑焉。杜君，大梁文人，洽於掌故，方毅然任之。余适至，复综其概而督之，尚未就，已奉抚台赵公檄取县志，於是分编周生都辈於学宫，刻期报成。岂天欲挽墨之疲而速成其理欤？余阅之，匪直条悉事，实完百余祀未葺之典；而土俗民艰、利病规戒之间，尤淳至详切；俾后之问俗者无目为顽；游墨者无苦其难，墨人且永赖之矣！则是志之成，所裨益於墨，岂渺小哉？是役也，训导孙君纬、鍾君禄司誊录，县丞杨君采、典史徐国美督梓工，皆得附书。

息 万历七年夏五月，知即墨县事武清许铤序。盖州改属即墨，昔
 时不之令其地也。盖州之东，即墨之西，盖州之南，即墨之北，盖州之
 土其夫志者，志其事，其取意有所观采，以明作者之志也。先王定寰宇
 沿革九州，沧海而东咸青分也。吾莱子国属焉。即墨又莱子属，以
 其地临墨水，故名。虚危之度，实在边鄙，故俗朴而俭，非货物交
 易之区；仅采山钓海之利，诵法诗书，桑麻长焉。三大夫余烈、泓
 泓、王郑之徒，其风采有可想见逮迩。不然，沂灾既作，廛堵不伦，诗
 书未坠，桑麻之业邈矣！田赋未悉当，户子艰之，以是称疲，疲久而
 顽，岂天性然哉！於是邑大夫咸以为难，是未究其原矣。燕南许
 君，以他邑移吾邑大夫。大夫入境，务求便民业以裕民财，还迁徙
 而劝耕稼，未期年，而民称足。河阳公所谓必得人而起之，岂虚语
 哉？先是，郡大夫罗公，奉部使者檄来握是篆时，乃属邑博杜公籍
 邑志。亡何，大夫至。大夫既先民务，而境内宴然，百废具兴矣；
 爰督籍是志，亦已卒业。山川疆画，则击毂摩肩而称盛矣！青衿翩
 翩，庠序兴焉。树艺日蕃，蚕绩日盈，先公我侯田赋无怠输矣！孤
 女抱洁，义士含恩，逸文逸传，按图若指诸掌，观感而各有兴焉。
 则是志也，关吾墨岂浅鲜哉！余独谓他日司守者之私淑，则三大夫
 之绩可稽，大夫之政化以被吾属暨吾民者无已。吾又幸王郑之流风
 皦然在目，则吾属洎吾青衿子弟，当无为前贤累矣，咸相勸焉。公
 前 万历庚辰秋，知叶县事，邑人黄嘉善书。余 志其知县而兼
 论曰：天地初判，万物权舆，圣人作，规天条地，画为九州，
 各居其方。即墨地环东海，青州之边幅也。今之即墨，非复圣人规
 条之旧矣。然劳山永奠，渤海不迁，今犹古也。《记》有之：兖州可

移，而河济之兖州不可移；梁州可改，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改。即墨岂不信然乎哉？故志氏首地理，重土宇，究本初也。土宇定，建置行焉。建置有先后，历述之，据今为正。存兴废，遵时制，宜尔也。建置行矣，其务莫先於成民。民者，邑之本；食者，民之天，教化之本原也。故田赋、户口次之。田赋有加损，户口有增耗，备述之。治理之得失，天运人事之隆替关焉。古之人，先成民而后致力於神。《诗》曰：“乃慰乃止，乃疆乃理”。又曰：“缩版以载，作庙翼翼”。田赋、户口定矣，祠祀不容缓也，故志秩祀。治民事神，官师责也，故志官师。有官有师，政教行焉。政教多端，得人实要。夫子谓澹台灭明曰，汝得人焉尔乎？即墨不啻武城，彦哲之渊，才贤之薮也，选举所出，彬彬乎称盛矣，故志选举。山川艮翕而灵秀发；经术流贯而人文萃。我国家列圣相承，又有以振宣而培植之，以故，选举之所得，闾閭之所伏，蕴之为德行，措之为事业，贞金烈石，彪炳后先，可不谓人物矣乎？志人物於选举之下，见人才之有成，邑里增重，邦家生光矣！始於地理，及於人物，墨之重且大者，罔不具载；典要所存，不敢略也。其他今昔相传，见闻多端。进之，则拂经；废之，则阙考。《齐谐》、稗雅、旧史俱存，可尽除乎？故杂以志之。轻重见，邪正分焉！凡既备矣，志已可以已矣！至於发摭於人心，纪载於山川，表见於形胜，勒金镌石，辉竹映楮，文章归焉。文之朽者与化俱徂，其不朽者斐然在也。故终之以艺文，见夫子游息之意。而俗化之美恶，古今之升降，亦於是乎可考焉。此其纲也。其目六十有四，其意各叙於后。云：

一别古今。志不编年，古今並载。人物品题，以古为重。宪前哲，

定后世之仪型；制度因革以今为正，明法守，示一代之章程。一分纲目。不著其纲，则碎而不整；不列其目，则概而不详。纲以提其要，目以悉其凡。一记故实。史，实录也。志者，史之余。可妄作乎？典籍闻见的然者，书之；旧志具载而可疑者，存之以俟。私意加损，纤毫不容。一严体裁。志人物贤哲，惟取其化者、远者录之，生而近者则否，俟定论，杜幸谀也。故科目列名第，书官衔而已，虽有皦然者不载。一辨先后。体要所存，为一邑之重者志之正也。往迹所昭，或拂于经，或离於道者，志之变也，並载之。叙有先后，辞有详略，观者当自得之。一原述作。墨志旧本莫考，其稿之传於今者，范、周、解、孙手笔也。今志多因之，间或附以己见，亦野人美芹之意云尔。所赖以纠正者，后之君子也。赐以药餌，砭其愚顽，有深望焉。

万历己卯，即墨县教谕、大梁杜为栋撰。

许志纂修姓氏

明万历七年

知县许铤、县丞杨采、教谕杜为栋、训导孙纬、训导鍾禄、典史徐国美、生员国有道、生员周都、生员王公相、生员王芝、生员胡从顺、生员解其礼、生员黄锡善、生员黄兼善、生员卢嘉会、生员杨懋林、生员孙丕扬、生员刘从政、儒生刘可教。

核刊姓氏

万历十一年

知县王三聘、县丞姚椿、主簿柳世忠、教谕张希朱、教谕陶性、训导何愈、训导刘仕、典史李世美。

旧志凡例

一邑志自前明许公创修，后未有续者。邑人蓝重谷、冯文炆、范九皋、蓝重蕃、郭廷翼，辑有志稿。今志以许为宗，其志稿所载及续增者，依类补入。

一墨邑沿革、图考及封建源流，邑人杨玠所纂述最为详明，今皆因之。孙士斗有《志辩》一书，正误订讹，亦多采取焉。

一即墨故城在今平度州界，今即墨为其南鄙，分疆虽异，溯源则同。故，凡秦汉以来，事与人有关於墨者，概不敢遗。

一鳌山卫，自雍正间裁并归县，凡入志者，各以类从，不另起例。

一旧志叙次，山川自近及远。今按四方叙，尤便省览。名胜所关，无不备载。其山不过培塿，水比於潢汙者，略之。

一古迹冢墓，如韩信母墓、汉武冢之类，旧志颇涉荒诞，非逞臆见，聊正纰缪。

一文庙祭器、乐器、乐章、礼仪，虽关典故，然非一邑所独，今概从略。先贤先儒位次，亦不烦缕述，名宦、乡贤以下，详之。

一赋役以国朝定制为主，而耗羨自雍正间改公项，尤属良法。志稿遗之，今补入。至许志所载前明规条，兹不复赘。

一志例有美无刺。许志职官一门，褒贬并列，颇与选举、人物不伦，今概删削。

一选举仿职官例，兼列附传。事有繁简，闻有详略，非故为区别也。要之吉光片羽，如览德辉之全，其为表章一而已矣！

一人物盖棺后定，取远轶近。许志主之，深得日久论定之义。今以歿后三十年为准，事经一世，则舆论协贤否判矣！未录诸贤，

姑俟异日。

一 闺阃节烈，穷乡僻壤易致湮没。今参活法，年例相符盖棺即录；现存者以六十为准。其已膺旌典者，不在此例。

一 艺文必切合邑事，或有关国计民生者，录之。若慰问赠答之词，风云月露之章，墨人文渊藪作者林立，势难尽载，概从节省。

一 朝廷旷典及兵荒灾异，关一邑休戚者，志为大事。其他怪异、恍惚之事，别有杂稽，以备异闻。

一 寺观，自名山古刹外，无关形胜者不录。

一 寺观，旧入建置；释道、方伎，旧入人物。似非崇正黜邪之道，今统归杂志。

旧志纂修姓氏

乾隆二十八年

裁定：知县尤淑孝。

修辑：前汝阳县知县李元正、候选教谕周泽晋、候选教谕蓝中高、廪生黄如鑑、增生杨中準。

参校：教谕徐兆麟、训导孙健、廪生黄如珂、生员黄如璨、候选知县郭熨、监生黄如愚。

采访：廪生董友益、廪生蓝仕任、廪生黄如钧、监生于江元、生员孙汝瑛、生员范中蕴、生员黄楷、生员李普、生员华本、生员孙希岩。

纂辑志稿：增生蓝重谷、拔贡生冯文炆、附生蓝重蕃、增生范九皋、附贡生郭廷翼、廪生孙士斗。

督刊：典史刘承镇。

黄如鑑未！矣陟否黄如鑑附纂，廿一登事，郭氏平十三日录以今